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 第十五回 遇杜公山亭養疾 逢匈奴塞外看羊

恰遇杜公自南關歸，見路旁臥一少年，幾為雪厝，憐而問曰：「少年奚自，胡不避風雪而臥此間？」三緘氣息奄奄，弗能相答，惟兩目垂淚而已。杜公扶之，起而復跌者累累。公計無出，負之而去，或數武一息，或數十武一息；緩緩負到亭內，橫置於榻，覆以羊氈。臥至夜半，微微轉動而不能語。杜公急溫以火，三緘為火氣所暖，始呻吟焉。杜公曰：「少年饑乎？」三緘曰：「饑甚。」杜公予以蕎餅。

三緘食半，難於下咽而止。杜公曰：「欲飲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思飲久矣。」杜公即以湯進。三緘連飲數盞，覺胸內開闊，望杜公而泣曰：「吾因犯罪充配遼陽，途被搶掠一空，饑寒交迫，以致疾生意外，倒臥路旁。不料公抱仁慈，拯吾於水火，此恩此德，肺腑銘之。」杜公曰：「舉手之勞，何堪掛齒？」三緘曰：「得公垂救，當知公名，他日還鄉，以好屍位而祝。」杜公曰：「吾杜姓，名人詞林，官居內閣。因自不知謹，怒觸天顏，謫貶遼陽，受罪三載。屈指以計，今猶在二載之中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，公與吾實屬同病者矣。」杜公曰：「爾亦詞林學士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吾舉李氏，賤號三緘。初舉孝廉，出宰昆明小邑，亦由經濟無術，而謫遼陽耳。」杜公曰：「爾罪定幾載？」三緘曰：「與公數同。」杜公曰：「吾以老朽殘軀，死不足惜，爾年甚少，罪滿日不過三旬，尚可展翅飛騰，為國家梁棟之用。」三緘曰：「名場味淡，永不作是想矣。」杜公曰：「凶現前者後必吉。以子年華正富，何受批區區挫折，即易初心？然當此災疾臨身，一概愁腸，切毋懷抱，俟疾愈後，聽天安命，自有雲開見日時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公言固是。但吾身空乏，無有半文，來此僻壤窮鄉，食從何覓？」杜公曰：「吾囊甚富，盡可用資二人。所慮者此地絕無粟米，食惟蕎餅，肉僅牛羊，鹽雖有而價昂，且甚稀少。吾歷過一載，茲已慣焉，公子初來，恐難裹腹。」三緘曰：「得公活命，如疾能愈，何嫌粗食？」言談至此，疾又加增，呻吟之聲直達亭外。日復二日，鼻息如絲。於痛苦稍停時泣向杜公曰：「吾死後，祈公厝於高埠，首向都中，俾吾鄉井常望，慰此幽魂。以桐蘆二枚，置諸左右，俾吾沒去，不忘喪居父母。」杜公聞之，感傷不已。

自是疾愈沉重，三緘無復再生之想，杜公亦抱得斃而厝之恩。

紫霞真人身坐仙府，瞑然一會，吁復禮子而言曰：「三緘貪名受譴，充配遼陽，今在秦嶺山亭，得疾將死，師特命爾持丹舉之。」復禮子領命，乘雲竟去。頃刻已到秦嶺，奉頭按下，在山亭外持丹叫售，杜公聞得，呼買聲聲。復禮子不疾不徐，來至亭內，詢曰：「老翁呼買靈丹，所醫者誰？」杜公曰：「吾友耳。」復禮子曰：「所患何疾？」杜公曰：「充配之人，有何別症，其源總由於內抱傷感，外受風霜焉。」復禮子諾，假至榻前診視。診畢，以丹予之。杜公謝金，不受而去。歸至仙符，拜見紫霞曰：「師以靈丹活及三緘，弟子觀三緘容貌，深黑少紫，晦氣正甚。即使疾愈，恐挫折猶不止斯。」紫霞曰：「吾有一偈，爾謹記之：前劫凡人骨，知將仙道入；幸已得成真，又被紅塵誤。白玉不勤磨，焉能成好物？雕琢既深深，永享天仙福。」復禮子默會其偈，拜辭而退。

杜公以丹納入三緘口中，復以溫湯徐徐浸下，一時腹如雷吼，神色轉變。杜公喜，暗思此疾當不至死。

久之，三緘又在榻大哭失聲。杜公忙揭被詢曰：「公子何事悲啼乃爾？」三緘又似瞑目，安臥如初。易一時，復大聲呼曰：「饒了！饒了！」詢之，啞然如前。竟至天曉時，忽然掀被起坐於榻，呼杜公而言曰：「吾昏憤之際，似從此地逃歸都下，隱身而行，直入梁公子府中，得會父母，抱頭大哭。哭已，父曰：『自兒謫貶遼陽，吾與爾母只想生不晤兒面，死不見兒屍矣。詎料今日又得相逢，此皆祖宗有靈，神天默佑也。』言猶未已，梁公子亦至，見吾攜手，且泣且言曰：『爾罪未滿，歸係逃犯，須宜隱身，毋令人見。』予諾，從此朝日在府，未嘗一出。秋中佳節，不堪納悶，意欲出府遊玩，以遣愁懷，又恐都城耳目甚眾，倘被上衣知得，獲罪更大。思前想後，難禁閒遊之心，不覺不知，已出府外。剛到東街之半，正遇二解役對面而來，見吾呼曰：『逃犯在此，可速拘之。』吾見其勢兇猛，抽身欲逃，早被街鄰四面圍著。二役將吾扭定，直投兵部衙門。吾跪地告饒，不允。及到兵部，二役稟之上衣。上衣登堂，大罵不已。罵後，命刀斧厲卒，推出衙前，擁至演武場，持刀加項。吾正狂呼饒命，倏然一虎衝入，飛負吾去。一驚而蘇，尚在榻中。自今思之，猶懷戰慄。」杜公曰：「昨日午牌時，一少年道士售丹於此，呼入診視，給予一丹。當納爾口中，繼而湯進，頃刻腹如雷響，無復呻吟之聲。但見時而哭泣，時而叫饒，吾以為病極發癲，不意爾夢回都中矣。爾今精神爽快，諒疾稍減，可寬著心腸，滌盡愁思，俟體健時，再作理會。」三緘曰：「承公救吾於路旁，又勞侍疾於亭內，仁厚如此，心胡以安？」杜公曰：「同處難中，理宜相救，況爾我為官，則共事一主，論其居址，並處中華。昔賢有云：『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』何可視以為異體乎？」三緘自得丹丸入口，曾不幾日，厥疾已瘳。於是日與杜公相處，凡燃薪吸水，一身力任，以報杜公。杜公暇時閒談，決不言及受謫之苦。

三緘年少氣盛，提及上衣回奏當今，無故遭冤，輒切齒怨恨。杜公曰：「恩不宜忘，仇當速解，其中自有夙昔冤孽，不可獨怨於人。能作如是想，仇無不解矣。以兵部雲上衣言之，朝臣甚眾，半皆為彼汲引，雖於爾躬素有嫌疑，亦非不了之事。

而獨劾奏頻頻者，以彼前世必受爾之羅織，如爾今生也。得箭還箭，自古已有，何況於今？吾勸公子甘心順受，休出怨言，則前世冤仇自對除殆盡。如懷恨不釋，又怨結來生矣。所以吾即受盡挫折，常自解曰：『前生我之難為於爾，今生我已受之。』不特此也，即平日受人一怒一詈，皆作如是想，不存怨恨心。故充配於茲，途無侮我之人，身無絲毫之疾。待罪滿後，庭幃株守，耕讀是樂，一切官階名位，聽諸子孫。得之不以為榮，不得不以為辱，陶然自適，雖仙子不啻焉。吾見世之計圖謀者，晝夜思維，奔走不息，此時之富貴視若寶珍，如爾我充配堪憐，初無一人念及，雪中送炭，曾有幾人，豈知無限精力盡耗於名利場中，一旦病入膏肓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呻吟弗絕時，即以宰相狀頭、良田萬頃與彼，恐彼亦淡然棄之。設或喉中氣斷，妻兒悲泣，固亦人情，倘遇夏日秋朝，身軀易腐，妻兒恐其肉流蛆出，忙然升柩，厝於青山。在有孝子孫，尚能心喪三年，不忘父母，如無孝孫子，親剛閉目，弟兄分鏹，稍有不平，則鬥毆家庭，興詞州縣，誰又念及父母而體生前之教乎？此以老年而喪，兼為有子孫者言也。假令命殞少年，嬌妻難守空花，彼即戀其富而不為人配，而深閨賣笑，醜名達於四境者有之。又如怨貧易姓，轉配他人，相狎相親，恨不早為匹偶，從未有再醮之婦而能念及結髮者也。至以沒入黃泉而論，富貴帶之不行，閻君考查，惟分善惡。能積善者轉世仍為富貴，若積惡甚大，咸受極刑；如磨推鋸解，或化異類如走獸飛禽。

何莫非奸詐圖謀，畢生所造，自作而自受者，為問夜臺淒楚，能有兒孫代受其刑乎？吾於亭中朝日思之，悔不自勝。爾以受害而怨恨之心，豈真未嘗透澈人情，殊知世故者乎？」言已，大笑不止。三緘曰：「近杜公未識為人何如，聆此一番確論，已知杜公才德高出人群萬萬，深敬服之。」無何，冬去春回，秦嶺之地雪稍薄矣。三緘無事，乘杜公外出閒遊，嶺下平坦剛盡，忽現小山一座，山中土穴密若蜂房，時來笙聲，如泣如訴。三緘不識何人居住，思欲一入穴處，以睹異邦之奇。甫近其地，穴中突出數十人，身披羊氈，頻頻盼望。左穴內亦出巨漢四五，望三緘而步趨甚疾。三緘以為居人出入，於己無干，挺立待之，莫知畏避。恰被杜公望見，大聲呼曰：「急走，急走，匈奴來矣！」三緘駭，狂奔下山。匈奴以鉤勾之，未得而返。

歸亭息定，杜公曰：「爾胡不自保重，而亂於步履乎？若非吾回，履其雪中足跡，速來呼爾，必為匈奴擒去，售與他洞牧羊矣。既入他洞，此生已了，安望復回都下，顧盼父母哉！」

二次如欲消閒，是山斷不可上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見是山土穴甚廣，思覘其異，以擴見聞，而彼穴諸人，何以睹吾而俱出？」杜公曰：「土穴中皆匈奴侶也。若得漢人子弟，以冀彼家父母許緦贖之，如不贖焉，轉售他洞，愈售愈遠，愈遠愈苦，不將此身沒於匈奴，不能了局。今日非吾呼爾，爾早已入其黨矣。」三緘曰：「彼豈無管束耶？」杜公曰：「即有管束，爾屬大邦人物，非彼同侶，縱將爾殺卻，無關緊要，亦與吾國誅及匈奴等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匈奴厲害如斯，從此堅守山亭，不敢輕出矣。」杜公曰：

「思回都中，自當謹慎。」三緘曰：「山亭歷彼甚近，胡不為至此耶？」杜公曰：「彼雖夷狄，最重信行，當年大邦征伐匈奴，匈奴被擒，甘心向服，中外之界實限於此，故彼不能越焉。不然，誰敢居此亭者？」三緘聆言，常懷惕栗。

無何，春季將過，夏景頻催。杜公曰：「吾來時有一友人，同至此地待罪，彼居嶺之東面，與南關相近。昨日寄信囑吾一往，有話籌商。吾去，明日午刻定然歸來。公子耐住山亭，切不可步履妄行，恐為匈奴所獲。」三緘曰：「謹領公教。」杜公囑罷，緩投嶺東，三緘在後送之。送約十里途程，杜公回首謂曰：「公子可以歸矣。」三緘佇足立望，待公形影不見，然後歸亭。懶去炊煙，倒榻而臥，思及父母，愁生滿腹。自午及夜，臥不成眠。

次早晨光入照，三緘始起。作食畢，念切杜公，時出望之。

殊望斷停雲，不見征車轉轄。一連三日，去客無蹤。迨到四日，朝臨申酉之交，始見杜公一步一趨緩緩而至。方近亭下，三緘出迎曰：「公歸何遲？」杜公曰：「俟吾入亭，為爾言及。」既入亭內，三緘進以湯焉。杜公飲訖，謂三緘曰：「吾友鄔光平，都中巨族，得罪充配，與吾同行，聲氣相投，稱為莫逆。

彼家金銀廣有，朝貴亦多，上下調停，罪已有矣。承彼寄信，與吾方便，一並赦之。佳期久卜，起程還都。奈引導無人，弗識去路，因待都中押犯之役，帶負行李，帶引途程。而役來總在南關息足，命人呼之，步履稍遲，故許久方歸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然則公又何日起程乎？」杜公曰：「期在詰朝，不可緩矣。」三緘聞言，泣曰：「公歸，吾無所依，善教不聞，吾真慘然也。」言罷大哭。杜公慰之曰：「吾回都中，訪至梁公子府內，晤爾父母，以免疑生疑死，朝日悲啼。復與公子籌商，為爾調停，如罪宥時，吾必使爾家僕，竟投此處，爾整頓行裝，隨彼歸都，何難之有。」三緘跪地牽衣，泣曰：「吾命將死，惟公救之，空空一身，承公養之，公可謂吾重生父母也。懇祈一救再救，完全吾軀，他日言旋，定當銜環以報。」杜公曰：「山亭之養，已不多矣。吾友所積，尚可敷一人一載之需，吾曾代祈友人，已許明日爾可隨我去居。彼室羊毳甚厚，臥榻亦頗佳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公無事不為吾謀，吾感不盡，但有罪一件，公回都下切勿忘之。」杜公曰：「決不敢忘，亦不忍忘也。」是夜，三緘諄諄相囑，杜公語語相安，竟至天明未能合目。

晨餐後，杜公與三緘同將所餘蕎面，以及羊毳瓦鼎，運至南關東面廬山麓下草舍之中。杜公友人出而迎曰：「爾友來乎？」杜公指三緘曰：「此其人矣。」三緘即向鄔公恭身叩拜。鄔公扶起，言曰：「年青幼子，落於異邦，真令吾視之而心酸也。

吾等回都，誓為爾策，半載之外，必有佳音，爾其寬著肚腸，在此耐候。」三緘聞說，咽喉氣塞，重重拜叩。鄔、杜二公將蕎面羊毳，一一交與，辭別三緘，向南關而去。三緘此際且泣且送，恰似乳孩失母，哭不成聲。二公曰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哭亦徒然。爾可速歸，看守羊毳等物，恐為他犯竊去，爾又難活矣。」三緘灑淚歸亭，一行一坐，思念杜公不已，因將羊毳等件，鋪於室內，見此如見杜公焉。

一日，廬山昏黑，大起狂風，三緘獨坐無聊，忽見一人突如其來，忙起而詢曰：「爾都中役乎？」其人曰：「非也，吾亦大邦人，充配於茲十餘載矣。」三緘傷其與己同病，留居為侶。其人隨留隨止，並不問及姓名。三緘問之，彼亦含糊答之。

三緘時時暗窺，飲食起居粗鹵可鄙，而且晝出夜返，日以為常。

三緘厭其煩，久則疏以禮貌。其人曰：「爾先以盛情待吾，今而顏色之間甚屬不善，爾欲生乎，死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生則何為，死又何說？」其人持一布囊，置於三緘之前，曰：「爾欲生耶，入此囊中。」復抽刀一柄，手扭三緘之前，曰：「爾欲死耶，割爾首領。」三緘駭甚，泣祈饒之。其人曰：「爾欲生而不入此囊，必待吾動粗乎？」三緘跪地大哭不起。其人吹動牛角，亭外遂來三四黑漢，繩束三緘，放入布囊，扛抬而去。

三緘無奈，只得任之。未幾，扛抬者止，解開布囊，接出三緘。

三緘極目周圍，環立不下數百匈奴，群相謂曰：「既來此地，須與吾等牧羊也，爾心願否？」三緘曰：「願。」匈奴曰：「如願，速去牧之。」